

蘭  
居  
錄

一  
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閒居錄

昔有老叟垂黃髮容貌甚異捧一竹篋中有木佛經卷  
香爐之類行且拜曰今年大熟每春即出秋至不知何  
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  
知死生歲亦不復前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  
之形容亦只如此

孤竹名姓墨音名台怡音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  
周曇咏史詩注伯當作仲

越士王榮仲不能通訓詁見古書輒不悅一日見楚詞  
歎曰作文如此艱澀宜乎投水死也聞者笑之

蔣洎字景裴晉陵人居葛嶺寶勝寺東廡之偏扁其室曰自庵人因稱之無僭石儲中褐不完晏如也好抄書牀頭及竈側塵積者三百餘束然草々不可讀彼自能識也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訪諸公必終日旣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然淳樸多輕信或戲以虛名約之次日必詢其何人而欲往謝年七十餘筋力不衰一日余於丁氏家觀降仙忽灰書曰可迎蔣地仙已而蔣至衆皆異之已而復書曰吾別公百四十餘載今會於此甲午當復會矣是時去甲午尚遠及甲午人皆爲之憂而蔣無恙遂以昔日扶箕者妄後四歲冬忽病不起問

其日則甲午也今生所藏舊畫古器之類有崔氏者取去爲之易棺槨云將病之先入城而歸有滑稽者以白土書滿門燭之皆城中算命名字余知其不祥乃命畫之先兆也

晚宋之作詩者多謬句出游必云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爲說塵腐可厭予因聚其事爲一絕云烹茶茆屋掩柴扉雙聳吟肩更撼髭策杖逋仙山下去騷人正是興來時或可爲作者戒也

蔣景裴嘗誦存誠上人詩云別後多游滄海東忽携詩卷到山中立談數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余甚愛

之

俗稱徐鉉篆字中心一縷濃墨言用筆直非也筆直當分開濃墨在兩旁安得當中

宜興周將軍廟傍有淨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爾明日可來寤而思之此地無所謂將軍者必廟神也遂齋潔以往顧神像頗大燕巢其耳遂去之復以巾拭淨再拜而去是夜復夢將軍語之曰為吾治耳甚善無以酬汝今與汝一臂力自是舉重物皆若輕焉其土人多言之

錢翼之言錢唐人李氏過崑山見奇石取之欲種菖蒲恐傷其峯因置之衣笥中至王涇登舟、人疑其重以為藏寶因夜俟其熟寐斧殺之併其童死焉無益害身知命者宜戒

至元間釋氏豪橫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靖墳亦被發然無他物但得一白玉簪屍已空矣其亦仙者耶王元章有詩云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為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為僧以送奸王復有詩曰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亦佳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嘗以蒲席為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

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  
擲盃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為利  
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  
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既出汗流如雨真  
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多驗

宋之末年姑蘓賣餅家檢所鬻錢得異幣焉因怪之每  
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  
冢而滅遂白之官啟冢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  
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  
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國

初時猶在後數年方死也

大德九年七月雷擊仙林寺佛殿取帝釋五藏塑像被  
擊遂作驚愕之形亦釋氏之耻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  
曲尺強以斜領為方而疑其多添兩襟制度遂失若裁  
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鈎  
鈎起鈕於肩上即是鈎邊若以斜為方豈聖人正心之  
意朱文公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  
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前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  
圓裳旁曰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製

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

沈道士賣醮筵符籙居北橋未幾以下九屋廉可儻遂以一屋之費而得二室焉乃大為印造之所有粘綴者令孕婦為之先月餘忽粘寶籙婢暴死不數日忽雷震其鄰賣罐燒家徐五沈在徐舍見雷神以帝言責之仍以斧揮其首遂仆地良久乃蘇時有二道士在旁並無所聞但見火光沈自此竟病心常恐懼戰栗口不能言人有問之但云可畏問所見曰見雪蓋喪其陽故也如此數年終莫能愈足以為褻瀆之戒亦大德九年事越人孫起岩來杭與友人游舊內時內已為興元寺有

大閣舊常朝殿所為也夜宿其側至四鼓大呼一寺皆驚乃其魘也既寤尚不能言已而問之曰夢登閣為衣朱紫者數人執而責之曰汝不能作詩輒敢登此欲毆之得一人解遂得釋杜子美詩成泣鬼神信矣

杜甫無海棠詩相傳謂其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觀李白李賀等集亦無之豈其母亦同名耶則知蜀中多海棠以時人往往入詩若後宋之言梅花特厭而不言耳凡作新物必忌不吉等事而修造屋舍乃買故薦剝為泥壁草筋故薦多是易簣所棄乞人收以取利勿用可也

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為之者多非其人利祿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曰戴聖遽然曰戴勝降於桑其謬若此其人已死不欲書其名云

杭州北郭有僧曰禮公性曠達嘗閉門獨酌而舉賓客之禮從者皆笑而禮自若亦古人獨酌勸影之類

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竝觀則無弘大之氣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

銅雀瓦硯可比端石及觀古墓漢磚與今世磚無異則知古人磚瓦之土劑不同也

俗儒談易多鄙象數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夜游錄有言象象皆假畜獸以名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蒼頡易字象蜥易形蜥易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變不疑也或言日月為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名不可以日月為惑也

任叔實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為酒尊蓋古之溺器虎子是也

毛詩三百篇多出委巷之言而典雅若此後世語言畧牽文義匹夫已莫能曉秦有偶語詩書之禁黔首之愚本諸此乎

釋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鄙其教法者僧請為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竝焚二者皆灰而佛書卷軸無恙既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因秦焚書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尚得謚為明乎

陰陽之氣激而為雷理自然也而往、雷擊之地掘得斧楔而穿柄處有孔圓半寸許兩面交碾參差有孔若玉工所造似石非石大率類古陶器亦有化為瑪瑙色

者殊不可曉楔形如木工鑿斧類鉞

世俗言臘雪一尺蝗蟲遺子入地一丈以其尺雪之水可滲入地一丈云爾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是後世不問日之長短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及考諸歷至今仲冬日纏星紀即月令之日在斗也日纏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日差貸何可言差因知堯典以日纏星紀戌時為昏月令以日纏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者一概



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為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戊堯典中星見矣大初歷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纏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大德丁未兩浙饑浙東為甚越民死者殆盡父食其子以圖苟存戊申春繞市賣越州觀音現身圖云有婦人至任氏語歲荒事謂昔年浙西荒小兒能累甃為塔拜念觀音遂獲豐稔而越民不願乃有此報言訖令任視壁遂出任見壁有觀音如畫光明滿空自是市井皆為

小塔互相誇尚小民老稚相率繞街禮拜殊可憎惡已而問及越人竟無是說乃市中賣畫之家妄設此說為謀利之計州府雖加警責而愚民之惑自若焉

世有透光鏡似有神異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藻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說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篆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清濁分明暗也昔徐生標示余因以告之後數日家志行取去忽墜地而碎痕跡並見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筆談嘗載此鏡而不得其說因記之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簫管等皆準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則聲緩笙不用斲而用木、實而聲過清鐘太圓、則聲清而搖故不協也生律之法以積算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裁斷於三停中去一即是黃鐘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皆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一上生之法不費積算律呂備矣依此截竹大小如律歷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

兩一作四

自外而內合列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為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裁也

王道醒頭藥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多貪婪之政每貨藥于市則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似有警耳

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遇人問即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賈似道專政每遭面罵亦無如之何其字本未嘗有買者已而狂發必盡扯碎衣服巾履皆不暇顧人多與之錢歸附後

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云

戴先生臨江人名道亨有異術能煮麻英為油松脂為蠟與真皆無異其他不可勝紀每雲游即以此易飲食咸溥間多游好事之門有欲得久留者輒糞穢其家能坐化立止丙子之亂嘗寄食余舍言勿憂兵革吾能令汝輩運氣而死即無所告吾當相繼終耳已而歸附兵息乃辭向所與交者曰事定矣且可無憂遂歸錢唐門外九曲城下許公道院尸解不知其年

林回陽名自然臨江人善導引之術咸溥間有朝士楊文英股上患贅大可半斗衆醫莫能治有言其人因召之但相與對坐教其導引運氣不數日而愈因厚禮之嘗游宜興張公洞見諸仙人與之飲酒素不識字忽作歌曰訪果老洞天撞見神仙飲三杯復三杯又三杯不覺醺、醉回頭看人間身在青煙外嘗自歌之或如曲調或時如讀書誦經皆此詞也宋之末年忽別去不知所往後數年有道士見諸蜀山呼之不應追之不及沈鑄善造銅鼎彝等文藻古色皆可亂真宣和以來一人而已大德間死有子紹其業至大初六死今所鑄遂為奇物云

韓風子善修硯有百碎硯但不失元屑修之若無損者

上善修古銅器惟硯為極精居蒲橋四面土墻門若狗  
竇凡所用皆古器夜宿匱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嘗  
得錢即於酒市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名文善  
雲璈給喪事於宋莫敢用至元間前駙馬今左丞母喪  
用之後人遂因之也

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字如瓏籠澧豐怳泥靡  
霏廬鑪份邠邗駢等類皆以龍豐尼非盧分干為諧聲  
而韻書中皆分析為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別為  
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若作唐人  
律詩當止用近韻

古書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  
字多故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凡無字上皆作无後  
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直以俗書妄解耳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  
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屢字  
故疑福為別名也

顏氏家訓云世稱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之  
旗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匆、大為謬誤說文曰匆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  
稱匆、又連書旒字於下或从从音偃即周禮旂旒之旒

今周禮作從牛六誤也奴字說文作恧解曰多遽恧也  
也从心从囟聲當是此恧字顏氏之說誤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當以  
子之哭也壹為句

宋儒不識顧眄音字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

字而寫作使民盼然之盼音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為

盼今詳之曰從丐者音湏從夂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  
異

本草爾雅言味酢者皆是醋字今酒醋乃古酬酢字殊

誅檮檮士土等字今人土皆互差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倉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  
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  
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  
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  
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此曰小篆  
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  
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  
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之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  
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

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云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令人上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近世戴侗以鐘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聲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

本音蒙加門即為蒙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本作邛從邑從屯今乃書為村字從木從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謬誤甚矣況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侗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為證鑄鑿鋏鋸屎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為鐘鼎篆體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倉頡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小學書方知其謬

學古編

喻天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建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雞子中黃

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缺角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其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古神像皆跪坐後世隨俗更坐大椅已失古製近又改為大像長倍於人而供其屋宇不復加大何不思之甚

即

山海經非禹書其間言鯀入羽淵及夏后啟等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說中間凡有改字皆避去則知秦時方

士所集無疑柳宗元喜其文效之為柳州山水記用其事為天對

何遜春渚紀聞造雌黃定子法秦皮梔子皂莢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黃明膠少許同煎汁和雌黃作定子陰乾造朱定子藥法同

曾子名參字子輿當讀為叅乘字不作梳簪切言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游也見說文

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越明年冬有鑄錢之令三年春錢復行用其先屯與三代古銅皆鍊銅為之非水土所蝕體質皆重宋南渡

具原本行其誤

以字疑

後古銅絕無士夫所用惟句容新物以而銅復艱得不  
能重厚俗以古銅輕為貴者乃句容冶工言耳

衮十二章漢以後次第重複宋真宗時金人貢一襲日  
月在肩星山在背當時升龍與華蟲相對在左右袂也  
古者冕十有二旒取其蔽明簪著於武：束于髮後世  
增二十四旒復以武束於額簪無所容乃虛設簪之本  
末於額左右其理甚乖

古稱借書一瓿還書一瓿當作瓦甕承其書卷古書無  
方冊恐其遺落耳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黑至今却掛珊瑚鈎豈得

增冕為二十四旒始  
於後周宇文弼  
何義門

連字原本空

宮殿之簾每旦旋掛也

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為馮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逢  
馬而破遂發之不疑然用力甚多毒煙飛箭皆隨機輪  
而出因斷其機得金罇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  
異物不可數計至今尚有藏者厚葬如此恐非高柴當  
是陳君冢耳

鄭玄陸玄朗皆以避諱而稱其字宋儒知玄而不知玄  
朗者頗多

李賀集美人梳頭歌有所思調少年等皆他人詩

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為獺祭魚以其多檢書冊也

間居錄

十五竹影庵正本



然商隱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強矯揉處當是博覽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周禮有璽節註云若今印章也但正面刻字印於土上季春出火木所生也季秋內火水所克也故火死於戌日至戌而無光也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又東野等詩至於自作六效其語何詩文不相同也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晉而黃六臣竟不能解及觀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嘗置之懷袖中若八閩之噉檳榔則知甘味傷脾故齒黃也

月中斫桂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字質也審咸飯牛車下淮南子作審成則知名咸字成也

三輔黃圖云秦作阿房宮有磁石門挾刃入者空中脅而出之人疑其有神按古兵器多用銅今石能脅乃用鐵也當是銷兵鑄金之後兵器全用鐵耳

徑山僧淨權字道衡在陶山時因與縣宰驅虎見草色異於地中得古鐵鼎有二丹存焉宰欲取之即飛去不獲惟取其鼎權得其覆鼎磚其中為丹氣所熏處已成白玉又有古佛六環銅錫科斗竹簡墨跡古畫皆人所

鎖字考  
漢書

無者工於文章既寫與人即不留稿嘗有南山詩云紫  
氣金丹曉青霞玉井春畫牛曾寓意鳴鶴更通神又好  
言葛稚川陶隱居事凡問權未言名字止曰大迂闊者  
即知為道衡矣其清致有如此者

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鎖牡自七函谷門  
牡六止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所以門者也非  
出籥也按說文闔字解曰門下牡也當是鑄鐵為牛以  
承轉軸漢書註倒其語遂致疑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  
時更遠陶益難完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北研

雜志

看書版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林見美成文集

錢唐僧思淨鑿湖濱石為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擁  
其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間富民捨錢修寺且去  
其左壁以右壁鑿為五指古跡壞矣

唐人呼行杖者曰伍伯別無他義直以鞭笞之數至五  
百而止耳

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  
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  
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空睡以其

閒居錄

十七竹影庵正本

不强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古事以其易於見者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

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曲名六么按琵琶錄云本作錄要言錄樂府之要也康崑崙翻新曲改為綠腰後世作六么因曲譜字法而從省文也

黃魯直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眺當是元暉字按北史元魏諸王有名暉者當是此耳

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本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葉林字玄文錢唐人與鄧牧俱隱居大滌山公地而居或旬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辟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作為文辭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也大德乙巳冬忽馳書別親故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至丙午正月八日午坐而化年五十九後十五日鄧知葉已化去嘆息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君墓誌又於燈下取葉文集讀

畢而終其平坐如葉解化無異其文集皆藏洞霄山中

云鄧牧字牧心  
研北雜志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復為部帙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絹素云

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為玉版度以浙尺長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網紋若帶狀當是漢厭勝玉人若今之替代也

古之居室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窻王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莊子孔子讀春秋老聃據窻觚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為窻故席地可憑其觚今人謂窻

曰東厨尚存其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分度之一以太陽日行一度較之則四分度之一乃一日之三時也三時不成一日而日行有常故積其餘分以四為餘歸奇於朮以象閏是以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朮而後掛以前所餘著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或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之法天一為陽畫地二為陰畫餘倣此惟六為老陰畫為交九為老陽畫為重陽順行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數，則四十九矣。此著數之本原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太師摯在齊故也。

孔子稱逸民伯夷以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其隱操深遠，但聞其名耳。

天竺僧傳公有蘓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然作焉，鬱乎蒼々，作蔚醜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羸之所共樂，作共食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誦且書故。下脫二行

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後遂通用云。

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日而舉，後世二十六日者，從孔子逾月則善之言耳。

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言，重如其文也。

至大三年夏雷擊常州玄妙觀殿柱，下伏龍，去而地成坎柱，懸坎上有四石戴之，其石乃殿庭下者。若有神為之云。

撰著法止從繫辭為正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有九去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也易天道也故撰左不撰右、當置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著掛小指間是人所用占者在此也撰之以四以象四時是四、數之看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意改非若<sup>後</sup>人之短思窮束也

世俗畫老聃皆耳上長反覆垂向前非也當是耳末垂肩如佛耳是也李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此言有理

大定錢每錢重一錢者為真惟酉字在上者佳

造朱黃定子每朱一兩用金定膠二定皂角子仁十粒

仁須浸透亦煎成膏與膠調勻然後和朱此法甚簡若

雌黃只用半兩則大小與朱相同也皂子多姓不若糊麵代之如圖丹砂

法無害於紅

瑣碎錄云粉研令極細以楮椹汁調之如校書時有誤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蒸粉若無楮汁止當用膠和麵糊亦可耳

雌黃銀朱皆能損剝硯石雌黃尤甚

右閒居錄一名閒中編魯郡吾衍子行所草本其間多子行自書子行太末人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

說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性放曠高不事之節自比  
郭忠恕倨傲玩藝一世遇人巧官善富如蟲蛆臭腐  
將噬染己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徒樓上遙與語吾  
出有間矣顧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好刺譏輕侮詩  
人文學士獨盛推杭仇仁近娶胡穆仲汲仲至謂百  
年亡有所著書凡數十卷至大四年冬子行以事逸  
去不知所終此策得之於其從父家攬其遺跡使人  
慨然至正五年正月甲辰養疴東閣投筆以紀吳郡  
陸友仁書

乾隆丁亥閏月杭郡趙氏竹影庵校錄